



W489  
34  
9 2 W 5 3 2 3 6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川上廣樹纂評

十四





W489  
34



92W53236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五

蘇轍子由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山陽云此篇與乃兄  
代張方平書參觀可  
見二蘇用意彼渾淪  
此破碎不無優劣而  
文之精明可法則却  
在于此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宰  
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  
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  
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  
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  
雖乃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  
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

張安道論時事書

卷二十五



晚村云與後平昌侯等暗應  
山陽云此文妙在不立自己之說而使以主思其既驗者效於此提其大意而後細說之  
聊村云先領其美正

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閤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博孝

見初政倉邪未用耳不獨文章抑揚之法

涕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見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紛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

又云一樂字對後幾多悔字  
山陽云始点出悔恨字為後三悔張本

點主言之人及一讀



鹿門云回護處却中神宗病根

山陽云不立自己之說故於叙實中比並利害而言使讀者以不謂是議論妙

晚村云病根尚在也

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初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

山陽云三段相啣接不可也

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并營。三出而為出錢催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并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山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



鹿門云洗發提醒一

山陽云列舉三悔然

後把已悔未悔兩意

各振重論文乃有開

台

聯村云承上轉下

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勦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鼠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

山陽云再以臣聞提起文乃有抑揚

可悔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

又云提兵民敵三者而歸重於民以土崩之勢也結之法使整



齊華力綴橫此等處  
小蘇獨擅似勝父兄

鹿門云從前總一洗  
發極痛快  
確士云九為君者宜  
存此心不止宋神宗  
也大抵即位之初每  
懷兢惕既而侈大之  
心漸生阿諛之言日  
進法家拂士爭逐而  
人君子聖白雖不能  
挽回矣為大臣者當

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  
民奮為羣盜明季流賊之禍已先於此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  
臂一呼而千人之眾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  
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  
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  
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  
辯孰與今日之眾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  
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  
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  
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  
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

防維匡救於未然也  
晚村云此段深刺隱  
微明人臣不肯悔禍  
之由與前陛下悔之  
對射

山陽云言情事處深  
如刺骨明如照鏡非  
蘇家之筆誰能至此  
至此而不悟非獨神  
宗蔽鋼乃天厭宋德  
也

又云蘇家拈出經史  
處又人目之所到而  
心之所未到化腐為

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  
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  
不遂而變以從眾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  
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  
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  
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  
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  
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反有識者  
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  
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  
國遠甚其克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



新變死為活，可為讀書之法。

鹿門云：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處有斜線法度。又云：代老臣建言，一典刑。晚村云：篇中以悔字為眼，然言神宗悔而安石不悔，故前後諷神宗處，頗發異後，故安石處最迫切。

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儲同人云：此書本為諫青苗助役保甲而發，却歷數從前由其所悔以開其所未悔，又引初政之得以形今日之失，如此立言，真入人主心坎中，可謂善於納牖矣。

因其已往之悔而竦以將來之悔，此乘其本心之明而動之也。無如安石屢以去位要君，而君心復為之錮蔽矣。為之三歎。

為兄軾下獄上書

山陽云：事出急迫，故大声疾呼，不須多言。妙。穆堂云：御史李定舒亶等，攘公謝表及批諷詩以為譏訕先帝，逮赴臺獄。

山陽云：引罪自任，不復今疏，以舊詩傳播，雖欲自新，已陷刑辟，云云甚妙。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自深自悔，然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山陽云舉兄語為哀痛之言動人處在此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

又云引罪自任不復分疏但望免死妙

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本無明文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謝立夫云但求哀於至尊不復與嫌孽其罪若樹敵最善嘗解其情至之語可與曹大家為兄超上書參看

若明辯無罪恐於觸上之怒故認好談古今語或輕發不求前雪祇望末減以免下獄論死為幸也情辭哀惻如赤子牽衣呼籲於慈父前至尊自應感動○東坡初下御史臺獄方寢忽有二人排闥入投篋於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東坡覺有搖撼其



體連語云。賀喜者。東坡轉仄問之。曰。安心熟寢。乃  
挈篋而去。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  
之死地。而裕陵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覘之。小  
黃門見其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左右曰。朕  
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此事載  
春渚紀聞。東坡親為何去非言者。附記於此。見宵  
人之害正。裕陵之知人。而東坡之問心無媿。臨難  
不驚。尤為不易及也。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  
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  
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  
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  
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  
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  
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  
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  
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  
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

山陽云。自己受知處  
說起。硬坐神宗身上。  
使其受盡言。  
又云。臣竊疑之。虛引  
一段。然後言弊政。承  
行。吳入得告君之休。



山陽云有不可不知無  
可不知而意為層折  
語婉而宏有動人主  
處

又云為陛下恨也所  
以為陛下恨也又作  
層折之筆

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  
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  
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  
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所共疾惡  
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  
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  
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眾心皇  
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  
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  
隆護得體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  
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

又云且今一句頓挫  
起下文甚有勢

又云恐窺淺深耶乃  
住不說了忽入譬喻  
是蘇家常法真訣

又云一譬如策略首  
篇以天行喻君德一  
段

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答此臣之所  
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  
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  
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  
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  
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  
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  
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  
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  
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  
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山陽云譬畢又不直  
入人主身上又引傳  
曰云云然後以今陛  
下起直到臣請伏誅  
又以不信臣受其弊  
一及為波文字乃不  
平直亦婉而宥有動  
人主處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  
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去塵垢遷  
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  
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  
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  
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  
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  
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  
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稷壽  
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  
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

鹿門云忠悃之言類  
而漢書疏  
山陽云極似乃兄策  
畧第一首

新法之弊子瞻爭於前子由爭於後而子由所陳  
尤為愷切不啻長沙之痛哭也既司馬公革弊政  
後呂大防劉摯進調停之說後李清臣更進紹述  
之說子由屢爭不勝而天下事不可挽回矣姦人  
流毒一至於此○上書後又有畫一狀四條不及  
備錄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踰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

山陽云先言神宗用確等之本意

又云次言神宗用

輩行此政而政弊至此悟非欲改不及而逝

又云次言今政可輩乃繼先帝遺志

又云次言罷黜小人

又云臣愚一句空中霹靂前後筋節皆動

又云忽為雙調言小臣大臣罪責輕重而引婦確等身上

又云次言朝廷休貌

萬國天下聞之先帝欲改政則大臣之所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取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



確等確等安之不肯去

山陽云終言確等為先帝所用以行紕政仕今朝變革之際安其位不退而無所當究其心不過歸罪先帝而已處無過之地自篇首錯綜數次專為此段張本秋霜烈日之筆刺心洞胸之論

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鎮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按確鎮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狗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聽其孝

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鎮之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乎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鎮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為國乞宣示此疏使確鎮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為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云確等先帝所用以行政今政已革矣

自處無過使先帝獨被惡名庸劣心事如繪臺諫如此始見朝廷有人○前已有一疏矣分指二相



而所用之人未肯去  
故此狀錯綜言之極  
有苦心極有妙構而  
使讀者不覺其艱唯  
見其快所以為子由

之惡備前疏中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  
可以器。梟鸞不可以共棲。共絲梟絲不可以同朝。  
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

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  
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  
恥，集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  
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  
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  
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  
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於而家，以紫箬之才，  
凶於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  
紛紛之論，不可見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  
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  
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



山陽云雖是過激勢之所必至不得不言又云此一段快論篇中精神所匯

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為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續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續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續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母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續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續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此是北

山陽云雖是過激勢之所必至不得不言又云此一段快論篇中精神所匯

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虜以關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盛國七百里而相續臣愚所未諭也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續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誣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力破中立調停之說真覺一字一快中間節去漫兀照儲在陸本



乞誅竄呂惠卿狀

山陽云以下言其立朝本末又云定荆公一生人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奸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很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拍擗教導

品

又云先言其助安石行新法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帝聞琦言亦知其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以破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上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告訐推折毫毛鞭筆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



山陽云次言新法中  
手實一事

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脇士人如鄭挾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眾涉入虜境竟不見敵

又云次言其開邊釁

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塞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稅押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



山陽云以下言其私行交際

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雖問閭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及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賣田產。使舅鄭臍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

確才云。召惠卿固負安石。然使惠卿得行其惡者。安石也。安石宜服上刑。惠卿次之。乃元祐反。正後首贈安石太師。而惠卿加以貶竄。殊失平允。中正

山陽云。就私行言其

書其一日。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年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况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曷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樂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



不可一日立朝之意

山陽云蘇家於史學  
串穿馳騁使用自在  
如取之囊中而切於  
今事親切著明可為  
讀書作文之法

又云至此混融私行  
立朝兩頭而言到已  
所以取彈之之意

李密之地故太守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  
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  
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  
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  
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  
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  
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  
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並處  
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  
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塞周輔宋用臣李憲王  
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

又云東坡兄弟皆以  
名節相砥厲立朝不  
阿正言不諱而子由  
為言官掃擊大為不

今惠卿身兼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  
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  
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  
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  
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  
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  
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始則助安石以行其姦繼則傾安石以奪其位要  
之一副心腸非兩般面目也分上下段痛切言之  
筆下秋霜烈日足以落姦人之膽



遺餘力見之文字千載有生氣古今來彈劾之文少與此筆力者宜乎快讀者之心目也

正率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  
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  
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為恨而流放以來迨今十年  
屢經大赦終不得率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  
之士為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

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  
無一人為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  
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為俠一言  
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  
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語雖不多而層層都到令讀者惻然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以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

鹿門云、先將周之客情起論、此蘇氏行文法門  
山陽云、此段似太重、復然以文章繁縟二句是綱、故其道以下是目、

鹿門云、古人讀書如此、然將無作有

晚村云、二意連鎖說下、便覺有無數折疊、又云、各就其短處結、而意已悉到、

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當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



晚村云此意好否則國之盛衰修短一繫開國之初而後世無與也  
鹿門云以齊魯一段配入此其行文妙處山陽云篇首以周公之治天下起故以其所以治魯結篇手法法並極自在

鹿門云此文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晚村云此文是空中樓閣蓋商人之風俗特驗之詩書而謂其用剛本無實據文皆倚周以論高復用齊魯以影商周都是憑虛結構讀此當悟文章假借之法

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剛則易折，柔則不振。此孔子論政貴於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行文紆餘婉折，以氣度勝視父兄文，亦有剛柔之別。

### 六國論

西仲云提出六國攻秦不克一事作案

山陽云秦之有韓魏句是起韓魏之附秦故也是結專說秦忌韓魏却以秦與諸侯對舉提超為冒下又以委區區之韓魏使天下徧受其禍一段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



補之是以文意縱橫錯綜眩讀者眼華

山陽云夫韓魏諸侯之障此豈知天下之勢哉數句牽上搭下一篇脊脊

西仲云主意在此

兵以攻人於計疎矣為王計者莫如遠交而近攻  
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  
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  
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  
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  
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豹  
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  
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  
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  
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  
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

山陽云通而論之上半錯綜秦與諸侯而注意于秦下半純說諸侯當重韓魏而未以彼秦者將何為哉一句逆收不脫秦宗筆力可挽萬牛

荆川云此文甚得天下之勢  
鹿門云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山陽云蘇氏之文本於戰國策善把數國國勢橫橫而論子由學之作此篇耳又云老泉論其意平直不如乃子文錯綜奇變

以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  
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  
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  
為哉不知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  
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  
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厚韓魏以擯秦此即蘇秦說趙之說也子由窺破  
此旨而暢言之覺天下大勢確不可易○老泉論  
其弊子由論其勢



山陽云起法突兀一篇英奇之文非此提不起

晚村云用感慨拓得開

山陽云入題未幾忽又入高帝去手法不測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恃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又云此等形容委曲詳盡筆無遺憾使讀者人人領解古今唯蘇氏蘇氏唯子由而已

又云而項籍一句頓落絕妙他人必費幾句然後至項籍一小段洗發主意承上起

者悉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備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



晚村云此下從三人  
抽出一人立論

山陽云又添出兩件  
來陪說文字更拘緊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測。落到劉氏。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得其地。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  
不成於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晚村云此一段文字  
抑揚感慨最可玩味  
山陽云添漢高帝一  
句掉尾呼應惜乎云  
云句

鹿門云論三國而獨  
挈劉備亦堪與家取  
富之說  
晚村云此文抑揚予  
奪出入轉捩不可捉  
摸深得馭題之法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  
不可及也夫

蘇氏父子每不足於昭烈武侯而以漢高帝為千  
古之英傑此亦事後論成敗之見也然以昭烈為  
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不知用其所不足此論大是  
與子瞻留侯論能忍不能忍意足相發明



山陽云一篇結構在物重人輕人重物輕而意使它人作之必對舉而意為雙關法今以人重物輕說起末亦以此結住而物重人輕句唯一見不復言古人之不可及處正在於此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

又云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去即物重人輕之意下面說秦說隋處皆以此血脉通貫其中

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



山陽云重失天下云云即以術留天下以是客故入題處直頂此意見天下之久不定云云冒議論而起主客体裁宜如此

又云說客處叙事多說主處議論多以客形主法宜如此

又云說隋一段多議論故結處不復別着斷語以無以異於秦也結之與上段相聯合而已是取捨詳畧法宜如此

又云起處用短語結處用長句全勢勻稱

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也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

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秦隋之慘刻少恩欲藉以威服天下而不知廢德



山陽云陪唐二論子由文中之最足不朽者父兄無此着實又無此明亮非二十分識力透徹人情世故不能做此等文

山陽云古今論天下大勢者賈生治安第

而尚威正以失天下之心而速之亡也隋之守天下與秦一轍故備論之文以此事定彼事者援此為法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申內重之患外無強臣天

一策以下不世出至柳州封建論老蘇審敵結構布置猶有典刑此論却於教子法外為一往明粵流易之文尤益初學作大文字者當自以此等悟

毗村云說病便有蘇山陽云複固不可使在內一語故客主判然又化板為活法也確士云並舉內外之患已側重外患一邊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如趙高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申外重之患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周制是也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申外重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山陽云極言內重之弊預為結尾伏案

又云數代間亦有外重之禍八王之亂最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秦人內重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顧指如意雖李  
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其彰較者作者意在  
說內重之弊故輕輕  
說過直至朝廷權臣  
山林匹夫大聲暢言

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山陽云此段真個懸  
枚內外為唐制內外  
兩重張本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人題高就府六之制說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土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外重時內有以制之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外重時內有以制之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內重有外以制之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  
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  
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  
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重有外以制之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

晚村云及覆推說重  
重開鑿

山陽云前面說周秦  
處實借容形主故入  
主處視前較短而不  
覺其短

晚村云以下專辨外  
重之弊原有原委

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  
危下無誅絕之禍轉以唐形周秦用筆旋轉如環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  
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  
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  
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  
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  
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  
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此推唐代外重之蓋天寶之際府兵四  
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成趙魏是以祿山



晚村云此言唐末猶  
得外重之益

山陽云此處猶可置  
數語以前已詳盡故  
約畧結去

荆川云深究利害是  
大文字

晚村云雖是內外平

說而意常主張外  
邊立論正因宋懲唐

弊削藩鎮而致弱也見識高論事有原委極有關係文字其體勢却從柳州封建論脫化來

唐制之有得無失自見具此卓識自能發為高文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五終

點註

卷二十五

三

二

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

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

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

肆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

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

外重兵之在外而內輕非府兵之制有失也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

而後世之不用也

府兵之制內外輕重相制相維有周秦之利無周

秦之弊為歷代之最善後之禍敗緣廢府兵而外

偏重非立法之初即有釁也前通論古今大勢而



鹿門云相形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六

蘇轍子由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臣事策一

鹿門云相形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

山陽云是以舉皆數句所謂太熟可厭處晚村云先提明所為之不類



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  
 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  
 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  
 之歷代權奸盡此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  
 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  
 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  
 爭二段分別權臣重臣正如斧以斯之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  
 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  
 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  
 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  
 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

鹿門云曲而透

晚村云暗指伊周其人

又云結上兩段

山陽云前面一正一反似無輕重至此側  
 重重臣一邊天下安  
 可云云用倒挽之筆  
 佳絕且今云云頂此  
 重說益見側重之意

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  
 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  
 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  
 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  
 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  
 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  
 乃敢上章謹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  
 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  
 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



者由人生之不能別  
山陽云說重臣處又  
忽帶說權臣借容形  
生又昭應前文雙開  
處見篇法不踈脫  
晚村云此段言國家  
有重臣則可以禦非  
常之變  
鹿門云何等引證

晚村云此是結穴處

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  
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  
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  
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  
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  
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  
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  
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  
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  
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

又云抽出養重臣之  
威之一端作尾  
山陽云臨末別抽出  
一意為結處導引然  
其實自前面意中來  
也  
又云蘇家為議論每  
於最尾引一故事為  
證迹勢為結其傳家  
訣也此文以而字一  
轉以非字決之筆力  
最奇敏  
又云前面帶說權臣

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  
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  
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  
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  
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  
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  
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  
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  
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  
臣何損於天下哉



以後數十行總不見  
權臣二字至結處忽  
見之仍以重臣句掉  
尾最妙

鹿門云古人嘗云文  
至韓昌黎詩至杜子  
美古今能事畢矣予  
獨以為人臣建言感

悟君上如子由重臣  
一議則千古絕調也  
腐然在當時開天地  
未有之休如子由委  
曲明也古今長技特  
視諸乃兄微塵板與  
太熟耳

儲同人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當  
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  
效故言之親切有味如此  
惟朝廷無重臣則權臣之勢成矣蓋重臣一有不  
合則引身而退為權臣者務先委曲承順至於把  
持國柄然後惟我欲為而君亦處無可如何之勢  
此莽操之相所由熾也文中痛切言之若預知李  
忠定汪黃之事者

山陽云起手簡勁直  
截而足壓全篇大佳  
讀此篇要看其不費  
力處

晚村云此但泛說患  
無常處意  
鹿門云此論從長公  
策問漢之事六變求  
而子由撮其二

臣事策四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  
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  
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  
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  
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  
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  
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  
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  
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  
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晚村云昌黎云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即此喻

山陽云一喻不歸到正意直入題是筆駕空省手處蘇家秘訣也

晚村云先唱一句妙

又云先言其弊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其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上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

又云正見利害無常此一段最是通篇肯綮處

山陽云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是一篇主意而此處一見四面

觀照此句可見文品又可見文力

鹿門云宋矯五代之弊而兵遂弱

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脇從駢起之歿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



鹿門云坡公亦有此論  
晚村云此等見識本  
于老子

鹿門云申說一番甚  
曲折

山陽云其意以為教  
句回護得妙亦不費  
力

鹿門云古之建功者  
之謀如此

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  
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  
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  
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  
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  
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  
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  
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  
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  
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  
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

晚村云見非在將之  
過乃不擇將之故  
山陽云自處置入議  
論處亦不費力忽轉  
忽住而顧中推起頭  
一系不亂

鹿門云本前篇重武  
臣中抽出將之專兵

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  
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  
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  
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  
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  
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  
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宋祖釋天下諸將之兵權。有鑒於五代方鎮之亂。  
不知國無重兵。金人得以長驅而入。二帝北狩。不  
旋踵矣。樂城逆料其變。而籌之。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者。蘇氏父子之策。徽欽南渡時。一一皆驗。豈猶



宋並宋時對病之藥  
而文曲而矣

晚村云此篇用意極極活翻騰旋轉不離箇中文之圓而神者 山陽云此篇類漢文中之不  
太熟者 又云子由此論其生橫胸者宋之病根也然中段言唐李五代利弊處切中日本中葉  
之事蓋日本倣唐制故其弊亦酷肖于唐所謂鏡令背朝廷勿負八幡公也

夫搖動唇吻妄計事勢而初無實效者哉

民政策二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  
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  
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以從事終身而不

山陽云不謂主意直  
入周秦又是一格

鹿門云行文好

又云說得痛快

又云破的

山陽云是冒頓議論  
反置于此文法  
又云兩層

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畊耘  
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  
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  
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  
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  
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  
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  
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  
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  
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  
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



山陽云又兩層

又云把周秦翻弄為小結住

又云撤一筆

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  
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  
者得不自復其役此使受然之實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  
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  
尚安知其其他使以也特與使以共趨者各不伺耳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  
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  
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  
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  
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  
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  
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

又云勢字頂至便之勢求足線索  
鹿門云此譬甚明快

又云結上起下  
山陽云古之聖人云  
云將露正意忽出一  
喻是養局法亦蘇家  
慣用

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  
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  
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  
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求以求稱其意今  
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  
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  
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猶濟文取往後曲折故求之以牛羊之肥瘠  
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  
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  
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  
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



山陽云又掀一筆

又云聯合兩頭

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

又云打成一片歸到周秦篇法極匝

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鹿門云行文紆徐而

以科舉之文，而求孝弟忠信之士，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今通患如此，主意只在兼開孝弟之科，而前半從周秦說來，見仁暴雖殊，而各盡乎使民之實。



文之紆餘委折不使人一覽盡之蓋中外之變  
 古今之治亂其未嘗不有然開卷之時  
 必必不問其  
 而亦不問其  
 元祐會計錄序而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  
 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凶奴嘗入雲中  
 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  
 之才否後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

山陽云讀去似是平  
 平其實鍊達老成之  
 言

鹿門云名言

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  
 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  
 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  
 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  
 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  
 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制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  
 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  
 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  
 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

山陽云何獨宋祖古  
 今和漢創業之世莫  
 不皆然



山陽云歷叙處文氣極似史公平準書而精鑿過之

鹿門云以下俱無名之費

山陽云連下矣字為片段亦是平準書法

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  
列國欵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  
畜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口登富庶故咸平景  
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  
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  
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  
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  
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  
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

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瞻為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  
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忽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  
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  
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  
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億矣今二聖臨御方  
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



山陽云前段歷叙列世而入當今此處不置議論不可收拾鹿門云憂深言切

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

又云撇開德字單歸法字

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昧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古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又云篇內歷叙處時舉別裁至終又言之豫察齟齬之悔也

食貨有志不獨關一國之盈絀即君德之恭儉汰侈於此係也篇中雖免領會計而戒禱祀防用兵



鹿門云此子由經國  
之文須細尋繹之  
山陽云二蘇論策多  
係少作有喜事之態  
至與篇骨重氣沈法  
整語鍊實歷之說鑿  
鑿有據

答新法以修德立法為主此老成謀國之言與利  
民富國者有忠佞之分也文氣雍容近於六代以

善上  
對取天下合符之寶非者之臣也  
而天下之大指下以言  
五日親賢五皆相具怒對者  
高限而正一日亦文二日月

古今家誠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  
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  
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

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  
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  
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  
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解饑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



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景修念母。故作家誡。文中寫父母愛子之心。無所

鹿門云引老氏語多  
儉故能廣四字

亦至蓋極言慈而孝之當盡益可知也此等文可與蓼莪之詩並讀即可與蓼莪之詩並廢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



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宗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儻相有位  
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  
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  
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  
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  
三人皆未嘗任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  
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  
以仕為子也而三子之不仕歎何與言未卒有應者

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  
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  
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龍若夫以江河  
之舟楫而踰東海之險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弱不  
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  
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其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  
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  
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  
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  
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  
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



鹿門云按閑子所以  
不仕季氏為一篇柱  
子其言亦有見

石

聖人道大。可以轉移惡人。而不為惡人所汙。未至  
聖人。守不善不入之義。可也。與漆雕開吾斯之未  
能信。又是一義。平直紆餘中。自露風骨。瀟灑文品  
別於父兄。以此。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武昌九曲亭記

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窅。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三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沙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山陽云棲賢堂記叙  
山水處亦不下此篇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身腐。去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嬉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鹿門云情興心思俱  
入佳處

山陽云宋人記文大  
抵皆主議論。後世摹  
倣愈出愈腐。此篇平

平敘事。未着敘行議。論沒緊沒。無甚結構。而讀之有餘味。乃凡恐亦闕筆矣。

筆墨儼然。後半言樂。因乎心。而不因乎境。雖未道出孔顏之樂。而與子瞻超然臺意。已兩心相印矣。當時四海一子由。不洵然耶。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山陽云起法簡老韓  
柳不過之



山陽云：景叙形勢後，遂點題，叙事而層頂顯而出，此法尤佳。

鹿門云：摹寫快哉三見，使東坡便不如此。西仲云：已上記亭所以稱快哉之說。

又云：因快哉二字出於此，故引此發議。山陽云：夫風以下，至而風何與焉，數句一篇根抵，語氣酣肖乃兄。

又云：然況不然，以及振見勢而後以鳥字，哉字掉尾，文字雄麗，與題相稱。西仲云：已上記張君獨能不以謫為憂而遂其快，可以不負此亭。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歎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鹿門云八求調而其  
風旨自佳

山陽云范文正岳陽  
樓記雖古今可新而

視此篇工拙天淵無  
它板與活春與靈異

馬耳

又云國對...  
又云國對...  
又云國對...

金玉錦繡五鼎大烹馬往非病中無自得之實也  
空室蓬戶疏食飲水馬注非樂不虧性天之真也  
子由雖未幾此而見能及之借題發揮真覺觸處  
皆是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商侯云一振文勢突  
兀

西仲云總斷其文為  
氣之所形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山陽云自微生十有九年矣筆勢驅突而來至而徹也未之見焉一頭力截奔馬自且夫再提前意重言之如波瀾皆登非此則一瀉去不成文矣鹿門云胸次博大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器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此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去轍年少未

商侯云一振文勢突兀

西仲云總斷其文為氣之所形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山陽云自微生十有九年矣筆勢驅突而來至而徹也未之見焉一頭力截奔馬自且夫再提前意重言之如波濤沓疊非此則一瀉去不成文矣鹿門云胸次博大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下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木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

山陽云為政與學之輕重較然然此篇主意在學文上故云云耳

鹿門云又覆說前

穆堂云元鼻奇偉于人而不帶一毫乞隣之態與太白上韓荆州書同工異曲山陽云此篇讀者唯稱其豪宕余獨稱其靜恬何則上推要人書誰不自銜以求其吸引者今謂魏公是天下壯觀之一欲一見以壯已之文氣其立意豈不澹泊可以想見其為人也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外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可幸矣  
雖以孟子司馬遷並舉然通篇文字多從太史公周遊天下數語生出一往疎宕之氣亦如公之評太史公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未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首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成王  
 在左曰予惴惴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爭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邁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言矣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  
 之機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耒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  
 於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  
 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遂公之  
 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咩且擾公雖云亡其志  
 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母隕匪以  
 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哲宗初年剷除熙寧弊政自司馬公沒始用調停  
 之說漸則小人朋興既則君子竄投甚至欲錮司  
 馬氏子孫而宋之社稷遂成南渡矣文中國有成  
 法朝有正人數言真老成經國之語



東門云文直貴以

志。隨其五人。雖言其美。然以國之  
 為。力于。然而。未之。得。雖。為。南。朝。矣。文。中。則。自。是  
 之。始。漸。限。小。入。眼。與。其。自。下。萬。外。書。至。如。此  
 日。博。究。時。平。臨。新。興。寧。神。如。自。因。說。定。於。後。國。同。對  
 限。然。亦。皆。對。建。詩。外。折。有。出。世。之。意。一。曰  
 群。公。結。以。勝。保。天。千。軍。阻。轉。我。萬。事。如。未。有。諸。公。之  
 恨。昔。因。有。如。去。博。許。五。人。林。而。在。多。種。一。曰。地。地。地。地  
 時。來。月。輝。曾。下。臺。公。不。願。相。即。且。謝。公。願。文。中。其。意  
 雖。幸。對。人。不。實。入。篇。後。其。語。自。然。家。意。以。有。其。意。之  
 然。亦。得。不。無。功。即。口。當。流。矣。指。其。論。其。以。南。朝。之。人  
 誰。點。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五。十。六。終。



